



外婆的蒲扇

◎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学校九(18)班 唐子玥

开篇以通感勾连视觉、听觉与嗅觉，“糅”字精妙。外婆动作细节与话语交织，蒲扇成为时光的载体，褪色花纹与湿润包浆暗藏岁月沉淀。

蝉鸣漫过老巷的青砖，将夏的燥热糅进斑驳的墙缝里。我趴在外婆的竹藤椅边，看她枯瘦的手握着棕褐色蒲扇，扇面印着的栀子花纹已褪得发浅，风裹着院角栀子花的清芬，一拂一拂掀起她鬓边蓬松的银白。“听，这是夏的声儿。”她指尖轻叩椅沿，蒲扇摇得缓了，扇柄在掌心摩挲出温润的包浆，“你小时候呀，总攥着这扇沿睡，扇子一停就瘪着嘴哭，眼泪能把扇面洇出小印子。”

对比手法凸显童年懵懂与此刻回味。“清凉港湾”比喻贴切，将感官记忆与情感庇护相连。絮语与扇响交织，营造出安宁绵长的夏夜意境。

那时我只顾着追巷口的萤火虫，哪懂什么夏的声儿，只觉得蒲扇的风带着外婆袖口的皂角香，是独属于我的清凉港湾。炎夏的夜晚，竹席被晒得发烫，外婆就坐在床边，蒲扇摇得不急不缓，风穿过蚊帐的网眼，吹得我睫毛轻颤。她会一边摇扇，一边絮絮叨叨说些旧事：“你妈小时候也爱抢这蒲扇，抢不过就坐在门槛上哭，跟你现在一个模样。”我在风里打着哈欠，听着她的声音渐渐模糊，连梦里都是扇骨“簌簌”的轻响。

“执拗”一词拟人化，凸显深沉爱意。外婆“听”的幻觉与“我”的记忆闪回交织，时空叠映。排比句列举成长片段，蒲扇风成为贯穿始终的治愈符号。

直到去年盛夏，我搬着藤椅陪她坐在阳台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，镀出一层暖黄的光晕。她的手不再稳当，蒲扇摇得滞涩，扇面划过空气时带着轻微的颤音，可风却总执拗地往我这边偏。“听，你听——”她忽然侧耳，像在捕捉什么遥远的轻响，“是你小时候的哭声，裹在风里呢。”我愣住，风穿过窗棂，卷起窗帘的一角，真的卷来模糊的记忆：我蹒跚学步时摔在青石板上，膝盖火辣辣地疼，是这扇风裹着温柔的安慰，吹走眼泪；深夜发烧时，额头烫得吓人，是这扇风一遍遍凉着额角的热，伴着她不成调的哼唱直到天明；就连被妈妈批评感到委屈时，也是这扇风轻轻拂过我的脸颊，带着外婆“不哭不哭”的低语。

“缝进听觉的褶皱”通感精妙，化抽象牵挂为可触针脚。病房场景与往昔回忆形成张力，蒲扇摩挲声成为唤醒记忆的钥匙，完成情感顿悟。

后来外婆住进医院，蒲扇被我小心地收在行李箱的夹层，垫着她常用的蓝布帕子。某个难眠的夜，病房的空调嗡嗡作响，我翻出蒲扇，指尖抚过扇面磨出的毛边，忽然听见细微的“簌簌”声——是扇骨与布面的摩挲，像她从前坐在床边，轻声哼着不成调的曲儿，又像夏夜里蝉鸣渐歇后，她摇扇的节奏。原来那些被我忽略的琐碎时光，那些藏在唠叨里的牵挂，早被蒲扇的风，一针一线缝进了听觉的褶皱里，成了最珍贵的印记。

首尾呼应，栀子花香成为情感锚点。从“不懂”到“听懂”完成成长领悟，点明主旨，蒲扇是爱与时间的隐喻，余韵悠长。

如今再握这扇，风里仍有淡淡的栀子花香，只是摇扇的人已不在身边。我学着外婆的模样轻轻摇动，风拂过脸颊，仿佛又听见她的絮语，看见她鬓边的银白在风里轻扬。这一次，我终于听懂，外婆的蒲扇摇着的，从不是驱散暑热的夏风，是藏在岁月褶皱里，不肯说破的疼爱，是跨越时光的陪伴，轻轻吹了我许多年。

评语 本文以“蒲扇”为情感载体，细腻勾勒出祖孙间绵长深沉的亲情。作者善用通感与细节，将视觉、触觉、听觉交织成网，使记忆中的夏夜与当下的病房遥相呼应。语言诗化而克制，“缝进听觉的褶皱”等表达既新颖又熨帖，最终在“听懂”的顿悟中完成情感的升华——蒲扇摇出的不仅是凉风，更是穿越岁月的无声陪伴。全文意境悠远，感人至深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学校 刘昕)

